

怀念儿时的中秋

□ 尹文策

中秋节与一个人的生日一样——年年都有，我却格外怀念儿时家乡的中秋节。她虽历日久，却像一坛老酒一样淳香可口，虽经岁月风霜，却像梅花一样清香诱人。

那时，我们中秋节的特色食品是糯米粑粑，它与月饼一样，没有它，中秋乏味；没有它，中秋变味。它的制作过程使中秋节的气氛浓，节日欢，人人乐，大人和小孩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。

从颗粒状的米变成做粑粑的细细粉末，在那个时代是由石磨来完成的，笨重的石磨是一个家庭主妇单独无法推动的。到了这一天，左邻右舍的主妇们自然聚在一起，相互帮助来完成碎粉的任务。奇怪的是，她们平日津津乐道的三姑六婆的趣事，张三李四的风流韵事在此时统统不讲，有的主妇专讲那年的中秋节晚上“天狗吃月”，害得她家男人在禾坪上放开嗓子大喊：“天狗吃月、凡人救难。”喊破嗓子，终于将“天狗”吓跑了，救出了月亮。她那高兴劲儿，自豪的表情，好像她男人就是月亮的救世

主。

有的主妇则述说那年的中秋节月亮格外明朗、清晰，月亮中那棵大树下的老翁编织草鞋的形态被她看得清清楚楚，说到精彩处，她还停了石磨，模仿那老翁的动作，并说：“我们凡人穿上那草鞋便可以上天入地。”说得我们小孩心痒痒，很想得到月亮中那老翁的草鞋，祈盼着今天中秋节的月亮更加清晰，好让我们向老翁讨要草鞋。

吃了具有中秋节节日味道的中餐后，大人们便安排我们去油桐树上摘叶子做荷叶包粑粑，此时，我们小孩们又一次感受中秋节日的快乐。油桐树此时正像一把张开的大伞，我们小孩像小猴一样在每一棵树上蹿上蹿下，寻找宽阔的叶子，待到任务完成，我们一群小孩已分散在各棵树上，被树叶遮着，一会儿，不知是哪棵树上飘来本地韵味的歌声：“一拉拉来二拉拉，拉起那边佬 伢来对歌，好歌丑歌随你唱，千万莫唱骂人歌，啊啦……”一声长号后，歌声从各棵树上，此

起彼落地唱起来，如果听到女孩的歌声，男孩们便不约而同地从各棵树上大声嚷起来：“唱得好，再唱一个。”也有再唱的，也有报以笑声的，整个油桐树林成了歌的海洋，到了各自回家的时候，小伙伴们依依不舍，他们知道，这样的快乐又要等到明年的中秋。

没有电视机的中秋节晚上，节日的气氛更浓。大人们搬着凳子坐在禾坪上，轻轻地、悠闲地摇着手中的扇，眼睛盯着月亮，他们是在关注“天狗吃月”的大事。小孩们正围着小方桌，吃着大人们为赏月而准备的食物，磕着炒得又香又脆的自家种的葵花子；吃着用一种野草薰得又甜又润喉的野枇杷，自然少不了用白糖拌着的糯米粑粑，当如洗的皓月普照大地，大人们如释重负地说道：“今年的月亮不会被‘天狗’吃了。”而我们小孩则将手伸向月亮，口中大声念道：“月光光，向你讨点药给我杂（涂）耳朵……”

家乡的中秋节具有浓厚乡土的节日韵味，我至今怀念着她。

勤劳的外公

□ 汪维洋

外公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。在他手里，为了谋生，家搬了好几次。从泥砖房到红砖房，房子越建越好，家里的人丁也越来越兴旺。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，他带领全家人辛勤地在田间地头耕耘着，汗珠子摔成了八瓣。70 多岁了，他仍耐不住清闲，肩挑着，手提着，背扛着，他把自家山上产的、地里种的、水里养的、田里长的、家里加工的一些东西拿到外面、拿到街上去卖，换一些零花钱。有时实在没有东西出售，他便在集市上临时以较便宜的价钱买进一些蔬菜和蛋类，再以微薄的盈利卖给别人，赚一点差价。80 多岁了，人更老了，背更驼了，他依旧不愿停下来歇一歇。他多次不肯听从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劝告，怀着对田地的那一份刻骨铭心的感情，他老人家不但种着自家的责任田，还承包下组里的公田和别人不愿意种的田地。最多时，达 10 余亩。为此，村里不少人经常当着外公的面打趣道：“只要有你安爹在一日，我们都没机会承包别人的田来耕种！”外公笑而作答：“你们不种，我种，我就不相信稻谷没人要！”外公深知“人勤地肥”的道理，为了“伺候”好田地，他每天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渴了喝杯水，热了擦把汗。他弯着腰，驼着背，在狭窄的田埂上爬来爬去。他一锄锄、一块块、一丘丘、一亩亩，不知辛劳地耕作。虽如牛负重，但笑容始终挂满他饱经风霜的脸庞。在收获自己的汗水和别人的赞赏之时，他收取了累累的果实，家里的谷子堆积如山。看着这些谷子，外公得意地笑了。因为这些谷子，既是来自田地丰收的果实，更是对他付出辛勤劳作的回报。它们放在家里，他看着舒坦、惬意，拿出来可以换钱。回忆过去忍饥挨饿的辛酸岁月，看看现在自家吃都吃不完的稻谷，对党和国家的满腔感激之情顿时涌上他的心头。

外公的一生是富有爱心的一生。南岳区一陈姓村民因为夫妻感情不和，将襁褓中的儿子陈健扔在柴堆上，各自赌气一去不回头。外公刚好经过那儿，看到孩子嗷嗷待哺，而无人问津，怜爱之心油然而生。他忘记了自己出行的目的，抱起孩子，给附近的知情人留下姓名和地址便跑回了家。从此，外公外婆便多了一个儿子。外公教育他，引导他，培养他，直至陈健长大成人，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外公一家。对陌生人尚且如此富有爱心，对自己的亲人就更不用说了。小姨妈找了一位军人，在四川某部队服役。天南地北，两地分居。外公便腾出一间房给他们做新房。表妹小方生在外公家，长在外公家。她小时候管外公叫“爷爷”，管外婆叫“奶奶”。不管是小时候叫“爷爷”、“奶奶”，还是长大后叫“外公”、“外婆”，外公待她比亲孙子还要亲。这一照看便是 20 来年。小方人大了，长高了，懂事了，而外公变老了，背驼了，行动越来越困难了。如今，小方大学快毕业了，可外公却走了，而且一去不回头了。

可亲可敬的外公呀，您一生勤劳，永远不知疲倦，您勤劳善良的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那些“蚁居”的日子

□ 黄丽娜



“蚁族”是指那些刚从学校毕业，工作、房子均处在不明朗状态，而聚居在一起的青年群体。自然，我想起工作之初那段“蚁居”的生活。

那年，通过应聘进入市内一家企业，家在郊区农村的我，“住”成了一个首要问题。也曾有过“打游击”的日子，租住在一间简陋的民房，晚班下班后，浑身裹一件黑色的衣服，遭遇小流氓的跟踪，有如惊弓之鸟地“挪窝”；也曾租住一个高考生家里，和她一起体味“黑色七月”……最终，通过朋友的介绍，我在许姨家“定居”了四年。

许姨是个典型的“包租婆”，在邻近市区的马路边盖了一幢五层楼的房子，自己住一套，其余全部出租。我挑了顶楼的一间小屋，闹中取静，墙上有牵牛花缠绕，触目都是绿意，

尽管有风吹、有日晒，但处在“不识愁滋味”的年纪的我，每天听鸟叫、看花开，惬意极了！

我在小屋里种豆芽、水仙，每天收拾得清清爽爽，在那里，总有一种青春的气息弥漫着。我用穿旧的牛仔褲做成吊袋，在里面放《挪威的森林》、《情人》、《活着》等喜爱的书籍；我还榨汁、制面膜，消脸上的痘痘，做着所有青春期女孩瑰丽的梦，也曾暗暗地喜欢一个人，把那些甜蜜的心事写进带锁的日记。

刚离开父母的我，改不了“贪睡”的惰习，早班总起不来。于是买来三个闹钟，每个屋角放一个，床头还放着手机；每天，当四个闹钟同时响起，租在隔壁的李叔叔和阿姨也被闹醒。他们面对孩子气十

足的我，一脸无奈。一双儿女均已成家的他们，把我当成他们亲爱的孩子，给我做红烧肉、鸡汤补充营养。

楼下租住的一个姐姐，父母回家收割稻子去了，在晚班回来的路上，遭到小流氓的追踪。李叔叔听说了，每晚便和阿姨散着步，来我上班的地方接我回家。一路上，我蹦蹦跳跳地细数着上班的趣事，和他们一起回家去。

后来，有个叫小菊的武汉女孩和我住到了一起。我们像亲姐妹一样同睡一张床，同吃一锅饭。小菊是个懂事的姑娘，和我相仿的年纪，但比我懂事。她尊老爱幼，在楼道里遇到任何一个租户，都要打招呼，去哪里串门，也要提一兜水果。和她在一起，我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经验。她还有着一手好厨艺，做的红色烧鱼、糖醋排骨都是一绝，我一闻到香味就直咽口水。

几年后，我在这个城市里，有了自己的小家，我知书达理，勤俭持家，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公公婆婆面对从小就外出求学、打工，还能做出一手美味的菜和好家务的我惊诧不已。殊不知，正是那段“蚁居”的生活锻造了我。

在那段“蚁居”的日子里，使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爱。而充满青春朝气、乐观向上的我，面对周围优秀的朋友，如海绵吸水般向他们学习，吸取他们做人、做事的优点和长处，才有了今天成功转型成“小主妇”的我。

现在，当各媒体大肆谈着“蚁居”一族的辛酸、困惑、压力时，我却一点都没有“身临其境”的感觉。因为在那段简陋的岁月，我有着“看花开，听鸟鸣”的心情，于是，困惑的岁月、单调的青春，也有着最明媚的花开！